

## 導言

這本書着眼於九龍中部的故事。九龍中部涵蓋了今天的九龍城至牛池灣之間的地區，座落在獅子山下，面朝古老的九龍灣。這片地區是九龍山脈以南最廣闊的沖積平原，水源充足，同時也與大海相連，具備發展龐大農業村落的潛力。考古研究也確認九龍中部曾經存在許多村落和水田。然而，在日治時期和城市化的雙重影響下，這些村落大多已被拆除，即使是它們的一些歷史痕跡，也幾乎消失殆盡。

歷史學者對於九龍中部的田野訪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。第一次田野訪問發生在和平後的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。當時，香港大學的羅香林教授對宋帝昺的故事深感興趣，他親自前往九龍中部與村民進行了交流，可惜未能留下太多的記錄。後來，許舒博士的鄉村組織和節日研究稍稍填補了這部分的歷史空白。第二次田野訪問發生在 1980 年初，由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教授帶領着他任教的學生進行。他們有系統地訪問了衙前圍的許多老村民，並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記錄。到了 2000 年前後，筆者應黃大仙區議會的邀請，與游子安兄和卜永堅兄合作編寫了《黃大仙風物

志》。在編寫過程中，我負責調查鄉村，這標誌着我在該區進行調查的開始。

2013 年，筆者出版了《拆村：消逝的九龍村落》，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年。這本書與十年前的著作相似，仍然以口述歷史作為主要材料。筆者對於被訪者所講述的故事持謹慎的態度。在缺乏文字記錄的鄉村地區，口述歷史是非常寶貴的資料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進行訪問時，訪問者固然有他們想知道的事情，但被訪者也會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。他們有自己想要告訴別人的事情，有時甚至可能修改自己的記憶以達到這個目的。在本書中，這種懷疑精神貫穿始終，並對所使用的資料進行反思和批判，以確保故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。

全書貫穿着許多小題目，旨在全面呈現和平後九龍中部的變化。與《拆村》相比，本書更加重視傳統村民如何掌控土地業權，以及這種業權如何在市區重建的過程中逐漸轉變和消亡。為了處理這個議題，本書不僅敘述了古老村落的前世今生，還更進一步探討了祖堂和祖墳的現實功能。這種嶄新的探索嘗試具有難度，但筆者認為只有透過這種角度，才能更立體地呈現九龍中部的傳統鄉村生活。書名《活着的祖宗》是來自黃仁宇的《萬曆十五年》中的一章標題。筆者認為，這個標題作為整本書的主題非常貼切。

在研究的過程中，筆者要感謝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（CUHK 14600921）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資助。此外，筆者特別感謝梁元生教授的總序，他的文字讓本書生色不少。

# 目錄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公眾史學叢書總序（梁元生） 3

導言 8

第一章 ● 九龍版本的宋帝昺 13

第二章 ● 九龍寨城的風水問題 21

第三章 ● 清朝官員的收地拆屋賠償 31

第四章 ● 蠻煙蛋雨下的九龍大街 37

第五章 ● 落擔開基的祖先 45

- 一、衙前圍吳氏
- 二、竹園蒲崗林氏

第六章 ● 陸上龍舟 55

- 一、馬頭圍
- 二、衙前圍
- 三、竹園
- 四、天機不明

第七章 ● 七約太平清醮 63

第八章 ● 集體官契內的祖堂地 75

第九章 ● 何以吳陳李 85

第十章 ● 西貢大廟誰屬 95

第十一章 ● 埋葬條例與祖墳 105

第十二章 ● 祖堂司理人 117

第十三章 ● 太公分豬肉 127

- 一、衙前圍吳氏
- 二、竹園蒲崗林氏

第十四章 ● 吳成達祖的最後家當 137

第十五章 ● 兩個客家村 147

- 一、大磡村
- 二、牛池灣村

第十六章 ● 孤獨的大王爺 159

## 九龍版本的宋帝昺



租借新界時候的九龍中部村落。底圖來自 Hal Empson, *Mapping Hongkong: A Historical Atlas*, Hong Kong: Government Printer, 1992, p. 180. 該圖繪於 1902—1903 年間。至於中文地名和村名，則參考朱石年：〈香港舊事隨筆：從港九的古老村落說起〉，《春秋雜誌》，第 873 期（1998 年），第 46 頁（九龍城附近詳圖）。

古老的九龍，一直流傳着宋帝昺駐蹕九龍的傳說。這個傳說要由宋帝昺的哥哥趙昞說起。趙昞，南宋宗室，1269 年出生，七歲（1276 年）時元兵攻陷了首都杭州，由此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。他由杭州輾轉南下，同年在福州即皇帝位，是為端宗，但兩年後病死。端宗死後，他年僅六歲的隨逃弟弟被擁立為帝，他就是趙昺，亦即宋帝昺。可惜一年之後，亦即 1279 年，丞相陸秀夫見大勢已去，便背着宋帝昺在新會崖山跳海自盡，一起殉國。

雖然宋帝昺當天子的歲月不足一年（1278 年 5 月至 1279 年 3 月），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度過，古老的九龍，卻一直流傳着這位少年皇帝登陸當地，並且與九龍中部一帶的村民建立很好關係的傳說。

宋帝昺駕臨九龍的傳說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地方，例如身在

亂世的宋帝，為什麼還可以高調地與素未謀面的九龍土人交往？他不擔心被出賣嗎？那些九龍土人也奇怪，見了宋帝船隊將近停靠，沒有擔心過會被強行徵調作士兵或者奴隸？招呼宋帝，他們不怕元兵來襲嗎？

宋帝昺故事的背景是在宋末，但故事「發酵」的時間則在數百年後。現時能夠找到這故事的最早文獻記載，應是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編成的《新安縣志》。該縣志引用了明朝中葉《宋行朝錄》的記述，該書說宋端宗趙昞在其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中，曾在官富鹽場作短暫逗留，並建立了皇宮。不過，這故事並未提及趙昺，而且宋代官富鹽場的範圍很大，九龍只是其中一個小灣頭而已。

宋帝昺在九龍這個舞台登場的時間大概是嘉慶年間。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編輯的《新安縣志》，除了重複《宋行朝錄》那段資料外，還提到當時的土人已經將皇宮改建成北帝廟。另外，縣志開始提到宋帝昺曾在官富場東面作停留，而停留的地方有刻有「宋王臺」三字的巨石。新增的這兩個事實，毫不含糊地表達了宋帝昺來過九龍。首先，今天九龍城區仍存一所叫做「上帝古廟」的石製門框殘蹟。所謂「上帝」，即北方真武玄天上帝，又稱「北帝」，應就是《新安縣志》中所記述的「北帝廟」了。其次，也是最為鐵證的，是那「宋王臺」巨石，至今仍然是九龍城的著名古蹟。不過，我們也很容易發現，「宋王臺」石刻的落款時間為嘉慶丁卯（1807）年（見圖 1.1）。即是說，刻寫「宋王臺」三字的年份，只是較嘉慶《新安縣志》的出版略早十二年而已。

雖然宋帝昺的故事豐富了，疑團仍然不少。有嚴謹的歷史學



圖 1.1 「宋王臺」三字的寫上時間是清嘉慶丁卯年（1807），亦即是宋帝昺死後的 500 多年後。2001 年攝。

者指出，有關宋帝昺的事蹟，隨着年月變得愈來愈清晰和具體，但其實它一直只停留在宋王臺的傳說上面。<sup>1</sup>

除了文字記載，還有村民的記憶。即使到了 1950 年代，九龍中部的村民仍然充滿自豪地代代相傳他們版本的宋帝昺故事。歷史學者羅香林曾在戰後考察九龍一帶的鄉村，記錄了一段宋帝昺駕臨土瓜灣的故事，大概如下：土瓜灣一帶的鄉村古老相傳，說當趙昺抵達其村的時候，村民們聯群結隊，乘舟出迎，並且向小皇帝獻上糧食。皇帝以村民護駕有功，遂御賜黃緞巨傘一把。不久，元兵迫近，村民以船把宋帝昺送到荃灣、秀山一帶躲避。土瓜灣村民還告訴羅香林，南宋滅亡之後，每年端午，在龍舟競渡之前，村民會先將一艘大船靠到岸邊，船上撐起當年的御賜巨傘，鄉中耆老則在岸上率領一眾村民向船叩拜，重現當年的盛況。這個傳統一直繼續至清末，即使巨傘破爛之後，村民仍以仿製代替。被訪村民還說，凡七八十歲的老人家，多曾親眼見過這個儀式。<sup>2</sup> 這真是難得的訪談記錄，可惜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家沒有現身接受羅香林的訪談。

或者這樣說，從來傳說故事的重點都不是真或假的問題，而是說故事的人究竟希望傳達一個怎樣的訊息？從這段訪談記錄可以見到，他們想告知歷史學者，他們的祖先曾與南宋朝廷結上非

1 鍾寶賢：〈緒論：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〉，收入趙雨樂、鍾寶賢主編：《九龍城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1年，第1-29頁。

2 羅香林：〈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〉，收入羅香林編，《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》，香港：中國學社，1959年，第78頁（註九）。

常密切的關係，來歷非同小可。宋帝昺的傳說便是在這個目的下展開，下一步便是依靠歷史學家代為廣傳。

沿海行舟，若果宋帝昺駕臨過土瓜灣和九龍城，那麼也有可能稍稍東走到今日的新蒲崗一帶。當地的衙前圍是一個大村，由吳、陳、李三姓人所建立，圍內供奉天后娘娘。1948年，村民重修天后宮時，刻碑紀念，碑文的開首便指出吳、陳、李三姓祖先，就是當年護送宋帝昺南下的三名大將。宋朝雖亡，三姓子孫卻一直在那裏繁衍（見圖 1.2）。歷史學者許舒（James Hayes）和夏思義（Patrick Hase）分別在 1960 年代和 1990 年代去到衙前圍進行田野調查。問到該村歷史的時候，村民重複了碑文的說話。<sup>3</sup>

筆者是在 2000 開始在衙前圍進行田野考察，也得到類似的回答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故事進一步豐富了。此時香港政府和地產發展商正在競爭收購衙前圍土地，衙前圍歷史成為了香港的熱門話題。當時吳九鄉長（約 1932 年生）不止一次對筆者以及新聞記者講述吳、陳、李三姓人的祖先如何合力護送南宋小皇帝南下九龍，並在衙前圍定居下來的故事。例如在 2003 年，吳鄉長便向新聞媒體說：七百多年前，宋帝昺南逃，到達九龍，先在衙前圍居住，可是虎落平陽被犬欺，宋帝昺怕狗，當時村內的惡狗極多，皇帝不堪其擾，遂被迫改遷他處……至今衙前圍村的犬隻仍稱「皇驚」。<sup>4</sup> 而在 2005 年的另一次傳媒訪問中，吳鄉長甚至指稱圍

3 Patrick Hase, "Beside the yamen: Nga Tsin Wai village," *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vol. 39 (2002), p. 62n.

4 《新報》，2003年9月16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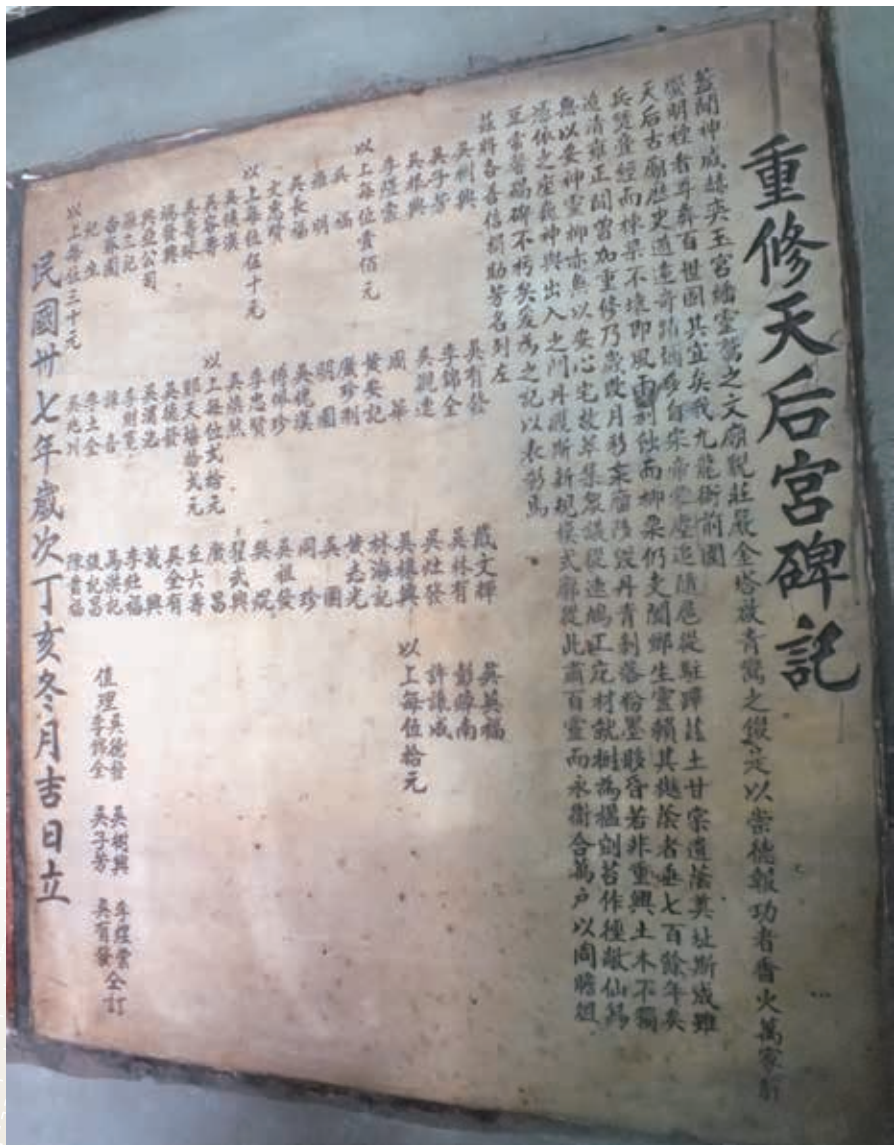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.2 1948 年衙前圍重修天后廟碑記，碑文有：「自宋帝蒙塵，追隨扈從，駐蹕茲土。」以此表示衙前圍的原居民祖先，就是當年護送宋帝昺南下的三名大將。2012 年黎燕芬攝。

門上的「慶有餘」牌匾，相傳就是宋帝昺親題。<sup>5</sup> 多了宋帝昺，衙前圍也變成很有來歷。

口述歷史是難得的歷史材料，但也是充滿了陷阱。村民接受訪問，我們將內容記錄下來，會出現兩個事實：第一是訪問的內容；第二，也是同樣重要的，就是為什麼被訪者說出這樣的內容。2000 年在衙前圍做田野考察，聽宋帝昺故事，筆者才開始明白 1950 年代的土瓜灣村民何以對羅香林產生興趣。

傳說的作用，是表達來歷；既然如此，傳說便可以根據情況作出修改。2007 年，一位陳氏村民（1927 年生）告訴筆者，在童年的時候，他的父親（1940 年代去世）已經告訴他，衙前圍內陳、李、吳三姓祖先，都是跟隨宋帝昺來到九龍。只是在陳先生的版本中，陳氏祖先不是武將，而是小皇帝的太子太傅，他強調這就等於皇帝的老師了，也是準備拜相的官職。可惜在宋帝昺自盡後，拜相無望了。祖先於是改名陳宜牛，其父解釋說，皇帝都死了，陳氏只能過耕牛一般的生活了！

5 《星島日報》，2005 年 10 月 24 日。